

第十二回 獲遁甲花園演法 喚天雷試院奪元

話說胡公子平日最是頑皮，又極乖劣。一日狂笑說道：「區區極伶俐，諸般學得會。人無害虎心，虎有傷人意。我家妹夫同著妹子到天目山，得遇仙姑，說道受他天書三卷，今日要在花園中開書演法。那吳山上三茅觀王道士是我嫖友，昨日對他說了，傳我一個破他法兒——幾句口訣，念得爛熟，待他演時，我也念訣步罡，等他弄不將來，耍笑一場。列位你看，那時才有些趣哩。且躲在太湖石後，待他來時，教他有法難施，沒法可治，豈不快哉！」只見龍生夫婦同來，說：「小英，今日教你安排香案在茶蘼架下，可停當未曾？」小英道：「停當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娘子同去看拆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我若同去，只怕你那個謊兒要做破了。」龍生走攏道：「也看小英點起香燭，你自迴避。」小英道：「交付台場，慢拆慢唱。」竟自退去。龍生上香跪到，拆開一看，說：「呀！原來是遁甲天書，小姐看，過來快叩頭。」龍生上前扯住小姐說：「你過來拜謝了仙姑。」小姐搖頭道：「我不來也不拜。」小姐道：「孔聖人不語，怪你是讀書人，如何做這鬼賣？」龍生道：「怎麼說是鬼？是神仙秘授的，好不信也。你是女裙釵，卻要胡猜！」小姐道：「我且問你，這天書要他何用？」龍生道：「你原來一些不曉得，這天書分天、地、人，排開三卷。」小姐道：「天怎麼樣？」龍生道：「天卷能呼風喚雨。」小姐道：「地怎麼樣？」龍生道：「地卷可鞭石驅海。」小姐道：「那人卷呢？」龍生道：「那人卷能召神怪。」小姐道：「一發胡說了，那神怪怎麼召得來？定沒這事。」龍生道：「我將人卷一試何如？」小姐道：「要試演，只怕還用齋戒。」龍生道：「不必齋戒。」小姐道：「用搭個台兒麼？」龍生道：「不必上台。」小姐道：「這等怎麼樣？」龍生道：「用一炷香。小姐說過了，卻不要害怕。」小姐道：「我怕你召不來。若是召得來，我也不怕。」龍生道：「你要召什麼神道？」小姐道：「我要請馬、趙、溫、關四大元帥。」那胡公子聽到此處，他先在暗地裡披髮、執笏、捏訣、亂舞不表。龍生道：「小姐，你去取了劍、水來。」小姐道：「使得。」取了回來說：「劍、水到有了，只怕法兒還沒有哩。」龍生道：「也看也看，我就持劍噴水。」燒符步罡念咒道：「天靈地靈，水火無情，吾今宣召，速現其形。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勒勒勒！」那邊胡公子亦急急念咒道：「法做列真君，卦起二郎神，喝令四大將，急急轉回身。吾奉太上老君急急如律令，勒勒勒。」只見長春子領著四元帥，相貌兇惡，氣態威嚴。嚇得小姐躲在龍生背後，說：「龍郎，不好了，快教他們去罷。」那胡公子慌忙躲避。卻說四天將有趕殺之意，多虧長春子勸住，小姐又打龍生之背道：「沒奈何，你便遣他去了。」龍生道：「小姐，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是我的不是了。」龍生方又念道：「汝今速退，不得留停，吾奉太上老君，勒勒勒。」長春子方引四天君轉去。

卻說小姐坐在地塵，低頭不語。龍生道：「驚壞你了。」上前扶起，說：「看你容顏已嚇得改變了。」猛然間又見胡公子跳出，說：「救我救我。」龍生道：「呀，大舅也驚到在此。」胡公子道：「這神通嚇得我魂不在體了。」小姐道：「我那仙姑娘娘！」連忙叩下頭去說：「我婦人家短見，可望包容些。」胡公子亦叩下頭去說：「妹夫大人，妹夫相公，妹夫爺爺，妹夫皇帝……」慌得龍生扶起，胡公子道：「幾乎把我殘生害了。咳！賢妹夫，我平常慢你，切不可記懷。今後我另做一隻眼睛看待。」龍興走來說：「白相公到來。是龍興回他去了。」龍生道：「他來何事？」龍興道：「白相公說，科場掛牌了，特來報知。」龍生道：「大舅，我和你打點者也之乎與焉矣哉。」胡公子道：「賢妹夫，你去嵌得之乎者也來的。我是嵌他不來的，若去白白壞一本卷子。」龍生笑道：「畢竟要去。」胡公子道：「賢妹夫，適才這些神將怎麼憑你弄來弄去，到也有趣。」龍生道：「若大舅歡喜，再召他來如何？」胡公子慌了道：「我的爺爺，饒了我罷。」說完奔跑而去。龍生道：「小姐如何？」小姐道：「阿也罷麼。」正是：全憑符水叩高真，說道無神卻有神。這且按下不題。

再說長春子紅衣執拂，懷一試卷，行來說道：「文章自古無憑據，惟願朱衣二點頭。俺長春子撇不下龍生，已曾授他天書三卷。如今春榜動，選場開，一發結果了他前程之事。來到這貢院裡邊，我且踮上這瞭高樓，等他龍生入場，顯個神通，安排他做個狀元便了。」登得高處，你看考試官來也。那考試官說道：「莫說登科難上難，得來只作等閒看。不用文章中天下，只要文章中試官。下官萬俟離的便是。今歲開科，虧秦太師的力量，特旨命下官做個考試官。」笑了一笑說：「這些舉子造化，遇著我這樣一個有興的坐師哩。左右開門，放舉子入試！」眾應道：「是！」大門開了，眾舉子進，只見眾舉子魚貫而入。正是：

三千海水混魚龍，點點桃花陣陣風。

不知誰向錦標中，奪得龍頭一丈紅。

眾舉子到了堂前跪揖，萬俟離吩咐道：「今年主司不比往常，你們須要用心。各認東西文物字號，靜坐待題，不得紊亂。」眾舉子打恭應去。又吩咐聽事吏散卷。「天字號龍驤東文場。」應道：「有。」接卷下去。那長春子將懷中卷與他交換，旁人那得知覺？又喝道：「地字號白元鈞西文場。」應聲接卷下去。「元字號秦墳東文場。」應聲接卷下去。「黃字號孟琪西文場。」應聲接卷下去。「稟爺，散卷完了。」試官道：「把門封了，散題紙。」眾應道：「曉得。」「稟爺，題紙散完了。」

卻說那長春子，執拂向天一招，魁星下界，即擲筆與他。魁星抬起，左手跨門，右手執筆，跳舞了一番。眾人看得明白，驚報道：「稟爺，魁星下降了。」萬俟離道：「不要驚他，今科試官得人，魁星也來助頭了。」那魁星將軍暗攔案上，跳躍而去。聽事吏稟道：「卷俱交完。」萬俟離道：「開了大門，放他出去。再把門兒封鎖，你們外邊伺候。」眾應道：「是。」又吩咐聽事取燭來：「待我老爺就在至公堂看卷便了。」取得燭來，又說道：「聽事吏，我老爺有句話對你說。昨日我去謝太師爺，大師爺就把孫兒秦墳托我，要中個狀元，說文字裡邊有個『春』字，就是他卷子。我曉得春字頭與秦字頭一般，做得這個關節恰好，只一件事瞞官不瞞私。場中三四千卷子，我老爺那得許多工夫去尋他，你替我用心去尋一尋。秦相公中了狀元，連你也重重有賞哩。」聽事吏道：「曉得。待吏典去尋。」「呀！這卷子裡邊有個春字，想是秦相公卷子了。」萬俟離道：「快取來我看！」看了一遍，遂發笑道：「文字卻是胡說，之乎者也甚是欠通，這怎麼好？也罷，你帶得墨來不曾？」吏典道：「爺的拜帖匣裡不是墨？」萬俟離道：「湊趣！取來，待我替他改一改中了罷。真可謂抹上個脂，加上粉，淘去泥沙亮了銅，如今好了，將就些中了他罷。」長春子暗中將龍生卷子展在案上，萬俟離開看說道：「這是天字號的。」忽聽一片細樂響動，問：「那裡作樂？」吏典道：「不曉得。」萬俟離道：「怪哉！才開卷就這般異樣，待我收了這卷看道怎麼……」嘆，就不響了。我再開這卷，樂又響起。真個……

響？」吏答道：「是這卷子裡邊響。」萬俟離道：「我再收卷一一唸，又不響了。真個怪哉怪哉！待我看文字如何。」剛才展開，又聽作樂。只見披閱之下，頭點筆圈，極口贊道：「文章絕妙，都是神仙之筆，凡人做不到此。看他字字珠璣，篇篇錦繡，公然好似春字那一卷。怪道你在虛空顯這神通。」把這一卷自然也列前茅。吏又問道：「爺，文字這卷好，勢力又那卷好，還把那一卷中狀元？」萬俟離道：「如今時世，只要有勢力怎麼論得文字？只把春字這一卷做狀元罷了。」才待要執筆擬定，那長春子慌忙將拂望空一招，只聽得雷聲轟轟，叫人驚怕。他又停筆道：「卻怎麼天雷響了？莫不是這點私事怒惱天公麼？雷便響，狀元卻定用是他。」說完，那雷聲比先更烈，嚇得他體軟骨麻，不覺驚慌道：「也罷，且擱起這卷，看這雷響不響。」聽了一會，說：「就不響了麼？這老天平常是極勢力的，滕王貴客，偏幫他順風，寒儒薦福，便春雷夜轟。如今秦太師偏不奉承他，當朝宰相到沒些兒用麼？」吏又問道：「爺若怕天，只怕還用些公道哩。」萬俟離道：「也罷，再把後一卷取來我看。」吏人取過卷來展開，又聽細樂仍作。說：「怪哉怪哉！又響了。」不覺把案一拍，歎了一聲說：「看來狀元還該是你，只是你的勢力比不得他，文章元有高下，無奈他人情重了。」吏問道：「這樣怎麼處？」萬俟離道：「沒奈何，就把這一卷做狀元罷。」取筆來批定，就沒更改了，還他榜首，方稱至公。吏又問道：「爺，這一卷呢？」萬俟離道：「留將第二，憑他阿翁。」吏又問道：「爺一時間怎麼不怕秦太師起來？」萬俟離道：「這弟子孩兒，不聽得天雷響麼？」長春子將拂一招，又作雷聲。萬俟離道：「如何天雷認真打下，恐我欲鑽無縫了。」吏又問道：「其餘這些取上卷子怎麼處？」萬俟離道：「都混賬填去，明早開榜罷了。」聽事吏說：「便是這樣。」說：「秦太師的兒子中了狀元，又要把孫兒中狀元，難道狀元是他一家包定的？那皇天也不肯。你家也有子孫讀書，只是依天理做去。你看那科場裡邊信有鬼神，便是天大的人情主司也做不得主了。」吏又道：「爺說得是，專候五更開榜。」這且不題。

卻說長春子歡喜道：「你看這一籌兒，白奪得一個狀元與龍郎，不然閃些被那賊臣孫兒壓在上面了。龍郎龍郎，你明日只曉得脫白掛綠，與你胡小姐榮耀，不知道我做有情人，費了許多氣力哩。今日之事才叫做：從空伸出拿雲手，提起天羅地網人。俺且歸洞也。」看官，龍生的狀元縱然奪了，他的後日禍端正起於此。要知分明，再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蕉葉帕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